

叶开著

三人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人行/叶开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5321-2682-X

I.三… II.叶…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700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秦静

书名题字:王梦石

封面设计:王志伟

版式设计:周志武

三人行

叶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02,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321-2682-X/I·2088 定价: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414992

目 录

上 部

- 第一章 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 3
第二章 似是而非的冒险 54
第三章 像黏纸粘在手上 93
第四章 女人如何占有男人 122

下 部

- 第一章 身体写作和精神意淫 141
第二章 这个世界的迷惑信息 156
第三章 一部真正美妙的小说 164
第四章 梅子川的双重生活 199
第五章 男人的悲剧 232
第六章 获得人生的幸福 259
-



上 部

第一章 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

很少人会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做一个内容相同的梦。可梅子川做了，他的梦里老是出现一个性感女郎。性感女郎芳龄在十八到二十八岁之间。她的身材丰满，腰臀圆润，有着大大的眼睛和湿润的嘴唇。性感女郎在梅子川的梦境里展示着迷人的身段，坦露雪白的皮肤，这让梅子川感到有些兴奋，还有些惴惴不安。

这个梦的含义十分明确，好像不需要再作什么梦的析义了。

醒过来之后，梅子川感到有些懊恼。这懊恼里面还藏着另一层意思，必须揭示出来，我们才能够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

简单说吧，清醒之后，梅子川稍事回忆，发现梦境里这个性感女郎居然是周晓萍。

梅子川为梦境里的性感女郎不是安可而感到苦恼。虽说梦中人物都有暧昧的特性，但在特定时刻，这些人物却显得特别逼真。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些时候，在我们的梦境当中，进进出出的都是老熟人。同事、朋友、老公、妻子、情人、意淫对象、街头一闪而过的陌生人，等等。梅子川的梦境里老是出现周晓

萍其实不算意外。这个学期开学，梅子川原来熟悉并且教过的学生周晓萍升上了研究生。她的新寝室来了新室友，也就是安可。安可出现后，梅子川去女研究生楼的次数频繁了。

梅子川搞的是项庄舞剑的花招，他打着找周晓萍的旗号，真正目标却是安可。

说到认识安可，还有些荒诞的色彩。

那天，梅子川到学校大门旁的储蓄所取了钱，正慢慢悠悠地沿着校园的大道往里走，忽然瞥见路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了一个漂亮的女郎。说漂亮其实不准确，因为她给梅子川第一眼的感觉，是性感。所谓性感，就是让人觉得什么地方突然一动的意思。在刹那间，梅子川忘记了一名大学教师应有的行为举止，目光像苍蝇一样叮在她的胸脯上。

秋光明媚的上午，阳光穿透浓密的梧桐枝叶，让参差斑驳的光影细碎地洒在这个女郎移动的身上，显示出极其奇特的光影效果，让梅子川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女郎挺着迷人的乳峰，像西方传说中的独脚兽一样，款款地朝外走去。她瞥了梅子川一眼，心有灵犀，施然浅笑，继续对梅子川施加瘴心魔法，不断向前走着。她跟梅子川擦肩而过，留下一阵蛊惑人心的馨香，像蝴蝶一样在梅子川身边翻飞。

被施了魔法的梅子川自动地掉转身体，跟在这个女巫的身后，向校外走去。

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梅子川的教师身份自然而然地蒸发了，他变成了马路边的一个好色之徒。

尾随着性感女郎，梅子川脑子里胡思乱想，玩味着女郎迷人的屁股，身体下面蠢蠢欲动。

女郎一闪身，进了储蓄所。

就这样，梅子川毫无理由地第二次来到储蓄所。他挨挤在性感女郎旁边，拿了一张活期储蓄取款凭条，装模作样地看着，假装在等着性感女郎手里的圆珠笔。

性感女郎手指细长，粉嫩；她的下巴圆润，富有弹性。她的嘴巴鲜红湿润，不是涂了保湿润唇膏，就是刚刚用舌头舔过。在梅子川看来，她的侧影的确是无可挑剔。现在，我们不应该再谈论性感女郎的乳房了。对于像梅子川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不到一尺的距离内谈论女同志的乳房，确实不太符合身份，也不够礼貌。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梅子川一声不吭，貌似风度翩翩，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越想越庸俗，越想越下流。

梅子川被自己的下流念头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可以由此推断，一个人的下流，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环境下萌生的特定产物。再说，梅子川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而已，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有些见不得人的念头，还在可以原谅的范围之内。其实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历史，上下几千年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前辈们，也都是些猛吃人间烟火的血肉之躯。你看那些《金瓶梅》、《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淫书，哪本不是知识分子写的呢？《金瓶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红楼梦》的大观园里有那么多冰清玉洁的少女，人家没落贵族曹雪芹不还是让宝二爷梦游了一番仙境，说了几句意淫之类的秽语？所以，七情六欲，饮食男女，乃是人之常情。这都是古代圣贤说过的大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搁在梅子川的身上，更是驴头对了马嘴。

跟古人作了这么一番粗略的沟通，梅子川感到轻松多了。

“请问……大写的六字怎么写？”冷不防，性感女郎低声地

问了梅子川一句。

这个时候，梅子川正在精骛八极，神游万里，脑袋瓜里还残留着一些农药似的坏思想呢。性感女郎的提问，把梅子川吓了一跳。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大写的六吗？”

“不好意思，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性感女郎有些羞涩，压低声音，好像为此感到羞愧，又给人以一种她和梅子川关系暧昧的感觉。她转向梅子川，双眼水淋淋地泼向梅子川，身体略略倾斜，那对了不起的乳房眼看就快要蹭着梅子川的胳膊了。

由于性感女郎的提问太突然，时机也很不凑巧。本来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却让梅子川丢尽了脸面。刚才的胡思乱想消耗了梅子川脑子里太多的资源，他的脑子急速地旋转了几下之后，死机了。

梅子川看着性感女郎求贤若渴的表情，被自己的脑袋死机给憋得面红耳赤。

梅子川仍然在挣扎。他的脑浆以每分钟七千二百转的高速旋转，到处寻找那个字眼。以一个性能相近的硬盘作比较，这样的硬盘每秒钟起码能够传输六十多兆的资料，可以拷贝一个小时的MP3歌曲，相当于一秒钟能够搜索三百多万字，两分钟能够搜索三亿六千万字。在这样高的速度下，梅子川搜索了将近三分钟，竟然不见大写“六”字的蛛丝马迹。

情况变得近乎荒唐了。

梅子川愕然地看着性感女郎，很希望地上有一个黑洞，好让自己立即消失。

一般人可能还体会不到梅子川这种惭愧、内疚、感到无地自容的复杂心情。事情至此，我们不得不泄漏一下梅子川的身份。梅子川不仅是重点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还是小有名气的文学评

论家。不说学富五车吧，学富三两车恐怕不成问题。遥想八十年代全盛时期，梅子川可谓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鲁郭茅巴老曹这些文学大师全都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伤痕反思寻根派了。一个小小的大写“六”字算得了什么？虽然后来遇到了一系列近乎荒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使得他从一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变回了普通教师的原形。此后，他一直消沉，小讲师的职称得不到升级。但是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在很多文学青年的眼中，他还是个人物。不管怎么说，就算他仅仅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大学小讲师，总还不至于悲惨到被一个小小的大写数字欺负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吧？可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梅子川在这位自己尾随而来的性感女郎面前，本来可以炫耀一下自己的学识，用那些车载斗量的学问把对方镇住，进而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尊敬乃至崇拜的情感。没有想到，这个可恨的大写“六”字，却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脚底抹油溜了。

梅子川感到非常尴尬，他觉得好像整个储蓄所里的人都在看着自己出丑。此时此刻，他很应该像童话里的小爱丽丝那样，喝上一大口魔液，变小变小再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彻底消失，从这间小小的储蓄所里蒸发掉。

梅子川最后求助于自己内心里仅有的那一点阿 Q 精神，安慰自己说：好在她不认识自己，不然，这个人就丢大了。

就在这时，性感女郎忽然说：“梅老师，我想起来了……”

梅子川吓得差点跳起来。

“这么熟悉，我竟然想不起来……”性感女郎轻声地说。

她迅速地写上，然后把笔递给梅子川，似乎还有意无意地触了他一下，“梅老师，你自己的笔不好用了么？”

梅子川这时又发现自己的右手莫名其妙地握着一枝钢笔。

梅子川看看性感女郎，脸上表情像个白痴。他看着自己的右手，觉得很陌生，这只手好像不属于他，而是凭空从什么地方伸过来的。性感女郎也微笑地对着梅子川点点头，转身去排队。

梅子川看着性感女郎的背影，脑袋里一片空白。

他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性感女郎。他本来以为可以遁形，掩盖一下自己的窘境，满足一下知识分子的虚荣心。没有想到却被她一句咒语，就定身了。

性感女郎很快就取好钱，微笑地看看梅子川，向门外走去。

梅子川感到很狼狈，只好假装很潇洒，握笔在取款凭条上装模作样地写字。

一直到这个时候，梅子川还是想不起来大写的“六”字怎么写。

性感女郎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梅子川恼怒地揉皱凭条，扔在字纸篓里。

奇怪的是，梅子川一脚踏出储蓄所的大门，那个久违了的大写“六”字就立即蹦进了他的脑袋里。

梅子川气得要命，要是有可能，他恨不得把这个大写的“六”字揪出来，五花大绑，押在台上狠狠批斗一番。这个时候，大写的“六”字就像地富反坏右，梅子川就是胸怀深仇大恨的贫下中雇农，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阶级仇恨。

梅子川回到自己的宿舍，脑子里交替晃动着那个性感女郎的胸脯和在一旁阴恻恻笑着的大写“六”字的影子。

梅子川感到，自己生活的这个狭窄的人类空间里，有着太多神秘的内容。很多的事情平时都隐而不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却又突然蹦出来，造成一种小小的人间奇迹。

性感女郎也是这样，梅子川感到自己的遭遇带有一丝荒诞的意味。用学者们喜欢生造的词语来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日常生活的奇迹”。

后来有一天，周晓萍当面讽刺梅子川说：“梅老师，听安可说，你连大写的‘六’字都不会写，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安可是谁？”梅子川问。

“你不怀好意地尾随在人家后面老半天，连她是谁都不知道？”周晓萍说。

梅子川大感狼狈。

梅子川讪讪然地说：“怎么是尾随她呢？我当时也正好是去取钱……”

周晓萍说：“梅老师，你真的了不起。怪不得小娅说你撒谎时总是脸不改色心不跳……”

周晓萍说到的路小娅是梅子川的前任女友，也是周晓萍的同班同寝室同学。

大学毕业时，路小娅没有留在上海，而是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去了深圳。她和梅子川的爱情，也就自然死亡了。来自贵州的才女周晓萍毕业后直升了研究生，跟随梅子川的师弟江徽安教授研究现代文学。

在班级里，周晓萍一直是名好学生。中文系的文科基地班里本来就搜罗了不少志大才疏的文学少男少女，被几个一知半解的老师灌了几碗迷魂汤，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眼白里除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之外，钱钟书还可以说说，其他各色人等基本上都是白痴。周晓萍更是逆时代而动，把那些名字很威猛的国学大师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甚至还弄来了他们的头像，让人扫进电脑里用软件美化之后打印出来，挂在自己的蚊帐里。她的书架上

挤满了明清和现代国学大师的各类著作，显得相当有文化。梅子川那个时候正跟路小娅迷糊呢，他对周晓萍相当感冒，跟路小娅说，周晓萍看起来有一股子樟脑味。路小娅捂着嘴巴轻轻地笑了一气，笑完之后说，放心吧，我不会告诉萍萍的。

路小娅真是善解人意啊。

文科基地班是中文系的骄傲，全国也就几所大学有。基地班能够获得数额不菲的拨款，系里人不分高低大小，因此都增加一笔数额不等的奖金。全系的教职员都把这些像小鸡雏一样的学生当成宝贝，想尽办法来折磨他们，非要把他们这些男男女女都变成现代版的国学教材不可。在梅子川看来，国学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种相当腐朽的学问。当年鲁迅呐喊了半天，反的就是这些吃人的恶兽。社会上不知道真实情况的人，都很崇拜这个班，削尖脑袋要把自己的孩子往这个火坑里送。系领导见到这个情况，偷笑都来不及了。

梅子川还说，这种所谓的文科基地班，本身就是桐城余孽，谬种流传，早就该像扔掉又臭又长的懒婆娘裹脚布那样扔到臭水里了。没想到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帮脑子坏死的老古董和新近变成脑瘫的中青年伪国学学者们，突然又走俏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合伙谋害祖国的花骨朵了。据说复旦中文系的基地班还要恐怖，恨不得把这些学生培养成超人。领导们老师们不仅要基地班学生必修和选修文科所有学科的课程，还要他们上数理化、天生计，通过专业英语八级，达到国际标准交谊舞专业水准。“天生计”就是天文生物和计算机啦，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省略？这些天之骄子，新晋余孽，口吐西洋鸟语，迈着鸵鸟的步伐，思考着两千年前的问题，心里十分自豪，走路趾高气扬，言谈气势凌人。梅子川观察到，基地班的同学还都练有一

手独门绝活，看见别人对国学有不同意见，立即双眼一翻，亮出脆生生的眼白。在翻白眼这种知识分子所必备的技能上，文科基地班的同学们练得炉火纯青，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至高境界。

有一次，梅子川在跟周晓萍闲聊时说：“任何时代，人们都要找到准确地表达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有语言，不然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唐后无诗，宋后无词。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说法，照道理他自己应该很明白了。可是他自己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亲自写了不少词，我看也都不怎么样……”

周晓萍的脸色立即就不好看了：“你知道吗？王国维的词代表了明代以来的最高成就……”

梅子川说：“有这么牛逼？我看不出来。照我看，无论王国维，还是陈寅恪，都是三流的诗人而已。”

周晓萍哼了一声说：“三流的读者，当然看不出一流诗词的好坏了！”

梅子川看出了周晓萍的怒气，感到有些不安，只好说：“那么，他们的诗词好在哪里？”

周晓萍说：“‘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这是陈寅恪的诗，你知道里面用了几个典吗？”

梅子川闻言厥倒。

诗中用典，本来是一种相当慎重的办法。盛唐诗人就没有这种风气，只是到了宋代，文人才开始流行这些末流的办法，以此吓唬下里巴人。没有想到，周晓萍竟然以用典的多寡来判断一句诗的好坏高下，这也是一种令人喷饭的标准了。

梅子川躬身自问，对于国学，他的确不够博览群书。问题是当年鲁迅奋笔疾批的那些国学余孽，现在摇身一变，竟然又都成

了显学，被人当成宝贝，整日捧在手里混饭吃，实在有些看不懂。考据、注疏，拾人牙慧，按照庄子的说法，其实都是撬死人的嘴巴而已。

时代的退步，也有比进步大的时候。

自那之后，梅子川碰上周晓萍就望风而逃。

他也不再去路小娅寝室，而是让路小娅来教工宿舍。

不过，那都是过去时了。

要不是后来发现性感女郎安可竟然跟周晓萍住一个寝室，梅子川再怎么也不会去找周晓萍。梅子川当然可以直截了当地去找安可，问题是这不太符合大学里的那种文雅而略带含蓄的泡妞习惯。梅子川感到自己还是必须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安可和周晓萍一样，都是一年级的研究生。安可是外语系的，修英美文学。周晓萍抛弃了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学，摇身一变，转而专修起了现代文学。这会儿，正在导师江微安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雄心勃勃地抱着已故的张爱玲风花雪月地乱啃呢。

其实，把一名女研究生称为性感女郎，是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在大学里，本科生还过得去，研究生，基本上就拿不出手了；到了博士生阶段，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这个词来形容——也得客观地说，现在随着文凭热的升温，研究生博士生的容貌，似乎都有好转的倾向。

不管怎么说，把一名研究生形容成性感女郎，总是让人觉得夸张。但是梅子川不，梅子川在这方面用词相当大胆。有了储蓄所的那次奇遇，梅子川对安可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使用一下

“性感”一词，也算不上唐突。不是说安可长得像钟丽缇或者舒琪，而是安可身上有一种让人感到心里直痒痒的魔力。有时候，梅子川看着安可，感受着安可的灵机一瞥，恨不得立即就把安可变成一只菱角，生吞活剥吃下去不吐骨头。对待软体动物就得这么干：敲碎她的外壳，露出她的白肉。

相反，梅子川对周晓萍毫无感觉。

梅子川虽然老是打着找周晓萍的旗号，享受着周晓萍的招待，但是他坐在周晓萍的面前时，其实目中无人。梅子川侧身坐着，拧着脸去跟安可说话。他的动机过于昭然，安可好像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梅子川不管，梅子川既然着了魔，事情的发展也就由不得他自己控制了。梅子川脑子里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把安可……

安可说：“梅老师，嗑不嗑瓜子？”

梅子川被她这普通的一种礼貌用语弄得心旌摇荡。

由此推论，梅子川连续几个晚上做梦看见的性感女郎应该是安可，而不是周晓萍。可是他偏偏梦见了周晓萍，这简直就是咄咄怪事。梦里的周晓萍很开放，很妖艳，向他展示着自己的身体，有如一个脱衣女郎。周晓萍相貌平平，身体干瘦，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点，梅子川对她一直敬而远之，凭什么在梦里反而会对她产生那种想法？相比之下，安可的相貌虽然也谈不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但是她的身材十分性感，特别养眼。

梅子川欣赏安可的就是这养眼的特点。

梅子川做梦都想跟安可良宵一晚。

梅子川的这种心理状态，很可以细细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知道了，安可相貌虽然并不娇艳如花，但是身材很

性感，一举一动，也很勾人。也就是说，安可在我们男人的眼中，不会再用女孩子这样的词汇来称呼了，我们会称她为女人。一个不再是女孩子的女人，这其中意味深长。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安可有如一个红彤彤、香喷喷的苹果，正摆在梅子川的眼前，任凭他欣赏和赞叹。而作为欣赏主体的梅子川，已经年逾不惑，不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了，他对女性的欣赏角度跟过去相比，也产生了质的变化。

年逾不惑的男人就是纯种中年男人了。中年男人跟纯情男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们对女性欣赏角度的不同。男生比较简单，他们眼中的女生都是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妹妹那样的审美主体，冰清玉洁，有些哀怨，很会自怜自艾，让男生把她们看成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鸟；中年男人相反，他们通常只对女人的身体感兴趣。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女人就是肉欲的对象，粗俗地比方，就像猪头肉是食欲的对象一样。这样一对比，就看出来了，中年男人身上，已经不再有审美的兴趣，也缺乏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所有这些，都被物质化的欲望代替了。

中年男人看见一个有味道的女人，脑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想办法跟她上床。

梅子川虽然是一名大学教师，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是早晚喝喝西北风即可温饱肚肠的圣人。日常生活中的梅子川的心里，时常翻滚着各种端不上台面的鸡零狗碎。有一度，他甚至令人羞愧地迷上了三级片。因此，梅子川在学校大门口做出跟随安可的那种举动，也不是什么咄咄怪事。

在周晓萍和安可她们寝室里聊天时，梅子川的目光总是下意识往安可的身上瞟。安可是个聪慧的女人，见到梅子川的样子，对于他的心理，也就猜摸了个七八分。安可当然也不是冰